

比丁册与人口:以理藩院满蒙文题本为中心

珠飒

(内蒙古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1)

摘要: 清代蒙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比丁册比较有限。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虽然陆续发掘和利用过少数比丁档案,但仍不系统,仅限于个别蒙旗。笔者发现在理藩院满蒙题本中完整地保存着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内扎萨克四十九旗和归化城土默特两翼比丁册。相对而言,该比丁册具有涵盖面广、所记内容全面、系统等特点。它不仅对清代蒙古族人口问题研究提供了准确可行的壮丁数,而且填补了该时期蒙古族人口资料的空白,成为了解读蒙古族经济社会变迁的重要窗口。无论内容还是结构方面,它为纠正先行研究中存在的错误提供了有效的范例。

关键词: 比丁册; 人口; 理藩院满蒙文题本

中图分类号: K294

文献标识码: A

一、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比丁册^①

管理理藩院事务户部尚书赛尚阿等谨题,为奏闻外藩蒙古比丁事。查定例,内扎萨克蒙古每三年一次比丁,将增添人丁数目查核具奏。今年遇比丁之年,内扎萨克四十九旗、归化城土默特两翼,将各自比过丁数,加具保结,造具印册送来。查比丁册,科尔沁扎萨克和硕达尔汗亲王索特那木朋素克^②旗共有壮丁五千一百四十四名,内除三千九百七十二名随丁,应摊马甲三百九十名。科尔沁扎萨克多罗札萨郡王索特那木伦布木^③旗共有壮丁一千四百零六名,内除随丁一千零六名,应摊马甲一百三十三名。科尔沁扎萨克和硕土谢图亲王色登端鲁布^④旗,共有壮丁一千九百一十八名,内除随丁一千一百三十一名,应摊马甲二百六十二名。科尔沁扎萨克宾图郡王旗林沁扎勒参^⑤旗共有壮丁六百九十九名,内除随丁五百九十四名,应摊马甲三十五名。科尔沁扎萨克多罗郡王僧格林沁^⑥旗,共有壮丁二千六百八十九名,内除一千九百四十六名随丁,应摊马甲二百四十七名。科尔沁扎萨克镇国公乌勒济济尔噶勒^⑦旗,共壮丁四百名,内除随丁二百六十六名,应摊马甲四十四名。扎赉特扎萨克多罗贝勒拉木棍布扎布^⑧旗,共有壮丁九百二十七名,内除随丁五百九十三名,应摊马甲一百一十一名。杜尔伯特扎萨克固山贝子贡噶绰克丹^⑨旗,共有壮丁一千八百四十二名,内除随丁二百七十八名,应摊马甲五百二十一名。郭尔罗斯扎萨克镇国公杨赞巴喇^⑩旗,共有壮丁一千五百二十六名,内除随丁九百二十五名,应摊马甲二百名。郭尔罗斯扎萨克辅国公阿勒坦鄂齐尔^⑪旗,共有壮丁九百五十四名,内除随丁四百八十七名,应摊马甲一百五十五名。喀喇沁扎萨克郡王色伯克多尔济^⑫旗共有壮丁七千三百一十八名,内除一千三百二十五名随丁,应摊马甲一千九百九十七名。土默特扎萨克多罗达尔汉贝勒那逊鄂勒哲依^⑬旗,共有壮丁一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名,内除随丁五千三百九十五名,应摊马甲四千零四十七名。喀喇沁扎萨克头等塔布囊德勒格尔^⑭旗,共有壮丁七千八百二十九名,内除六百二十九名随丁,应摊马甲二千四百名。喀喇沁扎萨克头等塔囊布哩那巴喇^⑮旗,共有壮丁九千零十名,内除随丁一千一百六十名,应摊马甲二千三百八十一名。土默特扎萨克固山贝子德勒克色楞^⑯旗,共有壮丁一万四千二百二十七名,内除随丁三千四百二十九名,应摊马甲三千五百九十九名。又附于该旗之已故苏克都尔所属,共有壮丁一千九百七十六名,应摊马甲六百五十八名。奈曼扎萨克郡王德木楚克扎布^⑰旗,共有壮丁七千五百名,内除随丁二千一百九十四名,应摊马甲一千七百六十八名。巴林扎萨克郡王那木济勒旺楚克^⑱旗,共有壮丁五千四百一十八名,内除随丁一千四百九十九名,应摊马甲一千三百零六名。敖汉扎萨克郡王达尔玛吉

尔第(19)旗，共有壮丁九千四百三十一名，内除随丁一千五百一十六名，应摊马甲二千六百三十八名。巴林扎萨克贝子道尔济萨木鲁布(20)旗，共有壮丁二千一百三十一名，内除随丁三百四十三名，应摊马甲五百九十六名。翁牛特扎萨克郡王喇特那济尔迪(21)旗，共有壮丁一千六百五十三名，内除随丁四百七十二名，应摊马甲三百九十三名。翁牛特扎萨克贝勒(22)宝拜(23)旗，共有壮丁六千三百三十五名，内除随丁八百零二名，应摊马甲一千八百四十四名。阿鲁科尔沁扎萨克贝勒(24)拉什仲鼐(25)旗，共有壮丁七千七百四十六名，内除随丁八百四十一名，应摊马甲二千三百零一名。喀尔喀扎萨克贝勒(26)巴彦巴图尔(27)旗，共有壮丁一百二十九名，内除随丁一百一十名，应摊马甲六名。扎鲁特扎萨克贝勒(28)三音济尔噶勒(29)旗，共有壮丁二千五百零三名，内除随丁四百九十四名，应摊马甲六百九十九名。扎鲁特扎萨克贝勒萨达尔(30)萨达尔(31)旗，共有壮丁一千八百三十七名，内除随丁四百九十五名，应摊马甲四百四十七名。克什克腾扎萨克一等台吉弼玛拉吉第(32)旗，共有壮丁二千三百五十名，内除随丁七百三十五名，应摊马甲五百三十八名。苏尼特扎萨克郡王(33)布尔呢锡哩(34)旗，共有壮丁四千三百八十三名，内除随丁二千七百六十一名，应摊马甲五百四十名。浩齐特扎萨克济克登噶委章(35)旗，共有壮丁一千二百五十二名，内除随丁三百六十七名，应摊马甲二百九十五名。乌珠穆沁扎萨克王朋素克那木济拉(36)旗，共有壮丁五千六百一十九名，内除随丁二千九百零五名，应摊马甲九百零四名。乌珠穆沁扎萨克贝勒(37)达克丹(38)旗，共有壮丁一千九百七十二名，内除随丁五百零二名，应摊马甲四百八十九名。苏尼特扎萨克郡王齐旺扎布(39)旗，共有壮丁六千四百五十六名，内除随丁四千三百四十九名，应摊马甲一千零三十五名。阿巴噶扎萨克郡王阿尔达什迪(40)旗，共有壮丁三千三百九十八名，内除随丁一千三百九十三名，应摊马甲六百六十八名。阿巴噶扎萨克一等台吉都噶尔布木(41)旗，共有壮丁二千六百三十九名，内除随丁九百九十五名，应摊马甲五百四十八名。浩齐特扎萨克郡王吹精扎布(42)旗，共有壮丁一千二百三十一名，内除随丁三百九十九名，应摊马甲二百七十七名。阿巴哈纳尔扎萨克贝勒达木定扎布(43)旗，共有壮丁一千三百四十八名，内除随丁四百五十一名，应摊马甲二百九十九名。阿巴哈纳尔扎萨克贝子桑齐萨喇特多布(44)旗，共有壮丁一千八百九十二名，内除随丁五百八十名，应摊马甲四百四十七名。鄂尔多斯扎萨克贝子(45)敬密特多布扎勒(46)旗，共有壮丁五千八百四十一名，内除随丁一千零六十名，应摊马甲一千五百九十四名。鄂尔多斯扎萨克贝子察克都尔色楞(47)旗，共有壮丁六千三百零九名，内除随丁四百九十七名，应摊马甲一千九百三十七名。鄂尔多斯扎萨克郡王额尔齐木毕里克(48)旗，共有壮丁三千二百九十四名，内除随丁六百二十八名，应摊马甲八百八十八名。鄂尔多斯扎萨克贝子(49)贡藏喇布坦扎木素(50)旗，共有壮丁一万三千三百四十二名，内除随丁七百九十九名，应摊马甲四千一百八十一名。鄂尔多斯扎萨克贝子巴达尔乎(51)旗，共有壮丁六千五百九十五名，内除随丁一千二百四十四名，应摊马甲一千七百八十三名。鄂尔多斯扎萨克贝子达什多尔济(52)旗，共有壮丁六千九百八十六名，内除随丁一千二百四十二名，应摊马甲一千九百一十四名。鄂尔多斯扎萨克一等台吉恩克巴雅尔(53)旗，共有壮丁一千八百名，内除随丁四百二十三名，应摊马甲四百五十九名。四子部落扎萨克郡王伊什齐当(54)旗，共有壮丁一千七百六十六名，内除随丁一千二百九十七名，应摊马甲一百五十六名。乌喇特扎萨克一等台吉胡毕图(55)旗，共有壮丁一千三百四十四名，内除随丁四百三十九名，应摊马甲三百零二名。喀尔喀扎萨克多罗达尔汉贝勒索特那木多尔济(56)旗，共有壮丁一千四百四十六名，内除随丁八百三十名，应摊马甲二百零五名。乌喇特扎萨克镇国公噶勒当旺楚克多尔济(57)旗，共有壮丁二千一百三十五名，内除随丁一千二百一十五名，应摊马甲三百零六名。乌喇特扎萨克辅国公喇旺里克津(58)旗，共有壮丁三千二百零一名，内除随丁二千二百零七名，应摊马甲三百三十一名。茂明安扎萨克一等台吉绰克巴达尔呼(59)旗，共有壮丁一千三百二十八名，内除随丁七百零九名，应摊马甲二百零六名。归化城土默特左翼，共有壮丁三千二百七十三名，内有随丁二十三名，定额兵丁一千零八十三名。归化城土默特右翼，共有壮丁三千二百二十四名，定额兵丁一千零七十四名。臣等查，今年，内扎萨克四十九旗、归化城土默特两翼，共有壮丁二十一万四千五百零八名，内附于格格、王、贝勒、贝子、公、额駙、台吉、塔布囊等随丁五万八千九百五十二名。以及归化城土默特两翼，由于有定额兵丁之因，不纳入三丁披副一甲之范畴之外，其余四十九个扎萨克旗，解除随丁，照例三丁披副一甲，共有马甲四万

九千四百三十九名。为此谨题报闻。于道光二十九年秋八月初六日具奏。^[1]

二、壮丁、箭丁、随丁及马甲数目

该档案提供了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内扎萨克四十九旗和归化城土默特两翼壮丁、随丁和马甲方面的非常详细信息。虽然没有苏木箭丁数，但是依据壮丁、随丁和马甲三者之间的关系，仍可以得出各旗苏木箭丁数目。关于壮丁，国初定，“蒙古壮丁，年六十岁以下、十八岁以上者，皆编入丁册，有疾者除之。”^[2]壮丁的组成部分主要有箭丁和随丁。“箭丁和随丁的区别在于，前者属于特定的苏木（佐领，原本是清朝的军事组织），后者则隶属于王公、台吉。”^[3]马甲又称骁骑或披甲，清初定“三丁共一骁骑，遇有出征等事，以二丁差遣，一丁留家。”^[4]随丁虽然被写入比丁册，但法律层面上不承担任何朝廷义务，兵义亦不例外。所以，从壮丁总数内减去随丁的部分就可以得出各旗箭丁数。

科尔沁札萨克和硕达尔汗亲王索特那木朋素克旗，即科尔沁左翼中旗，共有壮丁五千一百四十四（5144）名，内除三千九百七十二（3972）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一千一百七十二（1172）名。科尔沁札萨克多罗札萨郡王索特那木伦布木旗，即科尔沁右翼前旗，共有壮丁一千四百零六（1406）名，内除一千零六（1006）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四百（400）名。科尔沁札萨克和硕土谢图亲王色登端鲁布旗，即科尔沁右翼中旗，共有壮丁一千九百一十八（1918）名，内除一千一百三十一（1131）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七百八十六（786）名。科尔沁札萨克宾图郡王旗林沁扎勒参旗，即科尔沁左翼前旗，共有壮丁六百九十九（699）名，内除五百九十四（594）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一百零五（105）名。科尔沁札萨克多罗郡王僧格林沁旗，即科尔沁左翼后旗，共有壮丁二千六百八十九（2689）名，内除一千九百四十六（1946）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七百四十三（743）名。科尔沁札萨克镇国公乌勒济济尔噶勒旗，即科尔沁右翼后旗，共有壮丁四百名（400），内除二百六十六（266）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一百三十四（134）名。扎赉特札萨克多罗贝勒拉木棍布扎布旗，即扎赉特旗，共有壮丁九百二十七（927）名，内除五百九十三（593）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三百三十四（334）名。杜尔伯特札萨克固山贝子贡噶绰克丹旗，即杜尔伯特旗，共有壮丁一千八百四十二（1842）名，内除二百七十八（278）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一千五百六十三（1563）名。郭尔罗斯札萨克镇国公杨赞巴喇旗，即郭尔罗斯前旗，共有壮丁一千五百二十六（1526）名，内除九百二十五（925）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六百零一（601）名。郭尔罗斯札萨克辅国公阿勒坦鄂齐尔旗，即郭尔罗斯后旗，共有壮丁九百五十四（954）名，内除四百八十七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四百六十七（467）名。喀喇沁札萨克郡王色伯克多尔济旗，即喀喇沁右翼旗，共有壮丁数七千三百一十八（7318）名，内除一千三百二十五（1325）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五千九百九十三（5993）名。喀喇沁札萨克头等塔布囊德勒格尔旗，即喀喇沁中旗，共有壮丁七千八百二十九（7829）名，内除六百二十九（629）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七千二百（7200）名。喀喇沁札萨克头等塔囊布哩那巴喇旗，即喀喇沁左翼旗，共有壮丁九千零十（9010）名，内除一千一百六十（1160）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七千二百（7200）名。土默特札萨克固山贝子德勒克色楞旗，即土默特右翼旗，共有壮丁一万四千二百二十七（14227）名，内除三千四百二十九（3429）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一万零七百九十八（10798）。土默特札萨克多罗达尔汉贝勒那逊鄂勒哲依旗，即土默特左翼旗，共有壮丁一万七千五百三十六（17536）名，内除五千三百九十五（5395）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一万二千一百四十一（12141）名。奈曼札萨克郡王德木楚克扎布旗，共有壮丁七千五百（7500）名，内除二千一百九十四（2194）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五千三百零六（5306）名。巴林札萨克郡王那木济勒旺楚克旗，即巴林右翼旗，共有壮丁五千四百一十八（5418）名，内除一千四百九十九（1499）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三千九百一十九（3919）名。敖汉札萨克郡王达尔玛吉尔第旗，共有壮丁九千四百三十一（9431）名，内除一千五百一十六（1516）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七千九百一十五（7915）名。巴林札萨克贝子道尔济萨木鲁布旗，即巴林左旗，共有壮丁二千一百三十一（2131）名，内除三百四十三（343）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一千七百八十八（1788）名。翁牛特札萨克郡王喇特那济尔迪旗，即翁牛特左翼旗，共有壮丁一千六百五十三（1653）名，内除四百七十二（472）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一千一百八十一（1181）名。翁牛特札萨克贝勒宝拜旗，即翁牛特右翼旗，共有壮丁六千三百三十五（6335）名，内除八百零二

(802)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五千五百三十三(5533)名。阿鲁科尔沁扎萨克贝勒拉什仲鼐旗，共有壮丁七千七百四十六(7746)名，内除八百四十一(841)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六千九百零五(6905)名。喀尔喀扎萨克贝勒巴彥巴图尔旗，即喀尔喀左翼旗，共有壮丁一百二十九(129)名，内除一百一十(110)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十九(19)名。扎鲁特扎萨克贝勒三音济尔噶勒旗，即扎鲁特左翼旗，共有壮丁二千五百零三(2503)名，内除四百九十四(494)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二千零九(2009)名。扎鲁特扎萨克贝勒萨达尔萨达尔旗，即扎鲁特右翼旗，共有壮丁一千八百三十七(1837)名，内除四百九十五(495)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一千三百四十二(1342)名。克什克腾扎萨克一等台吉弼玛拉吉第旗，共有壮丁二千三百五十(2350)名，内除七百三十五(735)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一千六百一十五(1615)名。苏尼特扎萨克郡王布尔呢锡哩旗，即苏尼特右翼旗，共有壮丁四千三百八十三(4383)名，内除二千七百六十一(2761)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一千六百二十二(1622)名。浩齐特扎萨克济克登噶委章旗，即浩齐特右翼旗，共有壮丁一千二百五十二(1252)名，内除三百六十七(367)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八百八十五(885)名。乌珠穆沁扎萨克贝勒达克丹旗，即乌珠穆沁左翼旗，共有壮丁一千九百七十二(1972)名，内除五百二(502)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一千四百七十(1470)名。苏尼特扎萨克郡王齐旺扎布旗，即苏尼特左翼旗，共有壮丁六千四百五十六(6456)名，内除四千三百四十九(4349)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二千一百七(2107)名。阿巴噶扎萨克郡王阿尔达什迪旗，即阿巴噶左翼旗，共有壮丁三千三百九十八(3398)名，内除一千三百九十三(1393)名随丁，所剩苏木箭丁二千五(2005)名。阿巴噶扎萨克一等台吉都噶尔布木旗，即阿巴噶右翼旗，共有壮丁二千六百三十九(2639)名，内除九百九十五(995)名随丁，所剩苏木箭丁一千六百四十四(1644)名。浩齐特扎萨克郡王吹精扎布旗，即浩齐特左翼旗，共有壮丁一千二百三十一(1231)名，内除三百九十九(399)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八三二(832)名。阿巴哈纳尔扎萨克贝勒达木定扎布旗，即阿巴哈纳尔右翼旗，共有壮丁一千三百四十八(1348)名，内除四百五十一(451)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八百九十七(897)名。阿巴哈纳尔扎萨克贝子桑齐萨喇特多布旗，即阿巴哈纳尔左翼旗，共有壮丁一千八百九十二(1892)名，内除五百八十(580)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一千三百一十二(1312)名。鄂尔多斯扎萨克贝子敬密特多布扎勒旗，即鄂尔多斯右翼后旗，俗称杭锦旗，共有壮丁五千八百四十一(5841)名，内除一千零六十(1060)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四千七百八十一(4781)名。鄂尔多斯扎萨克贝子察克都尔色楞旗，即鄂尔多斯左翼前旗，俗称准噶尔旗，共有壮丁六千三百零九(6309)名，内除四百九十七(497)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五千八百一十二(5812)名。鄂尔多斯扎萨克郡王额尔齐木毕里克旗，是为鄂尔多斯左翼中旗，俗称郡王旗，共有壮丁三千二百九十四(3294)名，内除六百二十八(628)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二千六百六十六(2666)名。鄂尔多斯扎萨克贝勒贡藏喇布坦扎木素旗，即鄂尔多斯右翼中旗，俗称鄂托克旗，共有壮丁一万三千三百四十二(13342)名，内除七百九十九(799)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一万二千五百四十三(12543)名。鄂尔多斯扎萨克贝子巴达尔乎旗，即鄂尔多斯右翼前旗，俗称乌审旗，共有壮丁六千五百九十五(6595)名，内除一千二百四十四(1244)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五千三百五十一(5351)名。鄂尔多斯扎萨克贝子达什多尔济旗，即鄂尔多斯左翼后旗，俗称达拉特旗，共有壮丁六千九百八十六(6986)名，内除一千二百四十二(1242)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五千七百四十四(5744)名。鄂尔多斯扎萨克一等台吉恩克巴雅尔旗，即鄂尔多斯右翼前末旗，俗称扎萨克旗，共有壮丁一千八百(1800)名，内除四百二十三(423)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一千三百七十七(1377)名。四子部落扎萨克郡王伊什齐当旗，共有壮丁一千七百六十六(1766)名，内除一千二百九十七(1297)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四百六十九(469)名。乌喇特扎萨克一等台吉胡毕图旗，即乌喇特后翼旗，共有壮丁一千三百四十四(1344)名，内除四百三十九(439)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九百零五(905)名。喀尔喀扎萨克多罗达尔汉贝勒索特那木多尔济旗，即喀尔喀右翼旗，共有壮丁一千四百四十六(1446)名，内除八百三十(830)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六百一十六(616)名。乌喇特扎萨克镇国公噶勒当旺楚克多尔济旗，即乌喇特前翼旗，共有壮丁二千一百三十五(2135)名，内除一千二百一十五(1215)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九百二十(920)名。乌喇特扎萨克辅国公喇旺里克津旗，即乌喇特中旗，共有壮丁三千二百零一(3201)名，内除二千二百七(2207)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九百九十三(993)名。茂明安扎萨克一等台吉绰克

巴达尔呼旗，即茂明安旗，共有壮丁一千三百二十八（1328）名，内除七百零九（709）名随丁，该旗箭丁数为六百一十九（619）名。详情如下表格。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内扎萨克四十九旗、归化城土默特两翼箭丁、随丁、马甲数目表

旗别	壮丁总数	苏木箭丁	随丁	马甲
科尔沁左翼中旗	5144	1172	3972	390
科尔沁右翼前旗	1406	400	1006	133
科尔沁右翼中旗	1918	786	1131	262
科尔沁左翼前旗	699	105	594	35
科尔沁左翼后旗	2689	743	1946	247
科尔沁右翼后旗	400	134	266	44
扎赉特旗	927	334	593	111
杜尔伯特旗	1842	1563	278	521
郭尔罗斯前旗	1526	601	925	200
郭尔罗斯后旗	954	467	487	155
喀喇沁右翼旗	7318	5993	1325	1997
土默特左翼旗	17536	12141	5395	4047
喀喇沁左翼旗	7829	7200	629	2400
喀喇沁中旗	9010	7850	1160	2381（2617）
土默特右翼旗	14227	10798	3429	3599
苏克都尔所属	1976	1976	0	658
奈曼旗	7500	5306	2194	1768
巴林右翼旗	5418	3919	1499	1306
敖汉旗	9431	7915	1516	2638
巴林左翼旗	2131	1788	343	596
翁牛特左翼旗	1653	1181	472	393
翁牛特右翼旗	6335	5533	802	1844
阿鲁科尔沁旗	7746	6905	841	2301
喀尔喀左翼旗	129	19	110	6
扎鲁特左翼旗	2503	2009	494	699
扎鲁特右翼旗	1837	1342	495	447

克什克腾旗	2350	1615	735	538
苏尼特右翼旗	4383	1622	2761	540
浩齐特右翼旗	1252	885	367	295
乌珠穆沁右翼旗	5619	2714	2905	904
乌珠穆沁左翼旗	1972	1470	502	489
苏尼特左翼旗	6456	2107	4349	原记 1035（实 702）
阿巴噶左翼旗	3398	2005	1393	668
阿巴噶右翼旗	2639	1644	995	548
浩齐特左翼旗	1231	832	399	277
阿巴哈纳尔右翼旗	1348	897	451	299
阿巴哈纳尔左翼旗	1892	1312	580	437
鄂尔多斯右翼后旗	5841	4781	1060	1594
鄂尔多斯左翼前旗	6309	5812	497	1937
鄂尔多斯左翼中旗	3294	2666	628	888
鄂尔多斯右翼中旗	13342	12543	799	4181
鄂尔多斯右翼前旗	6595	5351	1244	1783
鄂尔多斯左翼后旗	6986	5744	1242	1914
鄂尔多斯前末旗	1800	1377	423	459
四子部落旗	1766	469	1297	156
乌喇特后旗	1344	905	439	302
喀尔喀右翼旗	1446	616	830	205
乌喇特前旗	2135	920	1215	306
乌喇特中旗	3201	993	2207	331
茂明安旗	1328	619	709	206
归化城土默特左翼旗	3273	3250	23	1083
归化城土默特右翼旗	3224	3224	0	1074
总数	214508	154553	原档 58952（实 59952）	原档 49439（实 49373）

该档案所记内扎萨克四十九旗、归化城土默特二旗随丁总数 58952 名，实为 59952 名。另外，

该档案记载的内扎萨克四十九旗马甲总数和个别扎萨克旗马甲数目有误。第一，喀喇沁中旗壮丁总数 9010 名，随丁 1160 名，以此推理该旗苏木箭丁 7850 名，按“每三丁共一马甲”之规定，其马甲应有 2617 名，而该档案记载这为 2381 名。苏尼特左旗马甲数目与实际苏木箭丁 2107 名有出入，按“每三丁共一马甲”之规定，应有马甲 702 名。所以，内扎萨克四十九旗马甲总数 49373 名。

三、比丁册与人口

比丁册是以“十八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男丁为对象，专门记载旗内壮丁的一种比丁档案，每三年编审一次，主要为征收赋役，调查兵源提供依据。一份比丁册，虽然不能提供完整的人口信息，但仍可以反映出蒙古族人口发展的情况，是研究蒙古族人口问题的第一手珍贵资料。苏木丁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受经济、社会等诸多影响，经常出现增减现象。但是研究者们仍以每佐领 150 丁，1 丁 5 口或他们认为更合理的数字来计算得出具体人口数字。^[5]用这种方法研究蒙古族人口问题本身就有很多商榷之处。这也是本文所探讨的蒙古族人口问题研究中存在的一个误区。

（一）对订正现行研究中的偏差提供力证

人口问题研究，是经济社会变迁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清代的蒙古社会并没有留下一个精确或全方位的人口统计数字。这就给该时期人口问题的研究带来困难。因此，在具体研究中人们采取上述研究方法，取得蒙古族人口数量，并以此为说明人口的增减与相关社会问题。这种研究方法忽略了蒙古族人口构成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对比丁册的构造没有正确认识。

根据“蒙古壮丁，年六十岁以下、十八岁以上者，皆编入丁册，有疾者除之”的规定，比丁册应包括旗里成年男子中属于佐领的部分箭丁和台吉、塔布囊等的属民随丁。理藩院满蒙题本所记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的比丁册就是属于此类型，所记内容包括壮丁、随丁和马甲。此外，有些比丁册则详细地记载着旗内全体台吉、塔布囊、官员、佐领、随丁各项。比如日本学者冈洋树所研究的清代喀尔喀蒙古的比丁册共 29 件，分别记载乾隆六十年（1795 年）、嘉庆四年（1799 年）、八年（1803 年）、十二年（1807 年）、十六年（1811 年）、二十年（1815 年）、二十四年（1819 年）、道光三年（1823 年）、七年（1827 年）、十一年（1831 年）、十五年（1835 年）、十九年（1839 年）、二十三年（1843 年）、二十七年（1847 年）、咸丰元年（1851 年）、五年（1855 年）、九年（1859 年）、同治二年（1863 年）、六年（1867 年）、十年（1871 年）的比丁情况。其中乾隆六十年（1795 年）以后的 20 件比丁册就属于上述类型。^[6]对于内扎萨克各蒙旗而言，准格尔旗扎萨克衙门蒙古档案中保存下来的比丁册属于较完整。哈斯巴根博士从该档案中整理出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嘉庆八年（1803 年）、二十四年（1819 年）、道光七年（1827 年）、同治十年（1871 年）、光绪九年（1883 年）和十七年（1891 年）等共七份完整的比丁册。这些比丁册所记内容均有协理、台吉、管旗章京、梅林章京、参领、佐领、昆都、拨什库、箭丁、随丁、扣波特⁽⁶⁰⁾等人数。^[7]比丁册的这种构造，说明比丁册并不代表全体成年男子数额，以此为基础推理的丁口编审总数也并不反映实际人口数字。这进一步反驳了依据以 150 丁为基数乘以 4、5、6 或他们认为最合理的数字得出清代蒙旗蒙古族人口数量的荒谬。在这个意义上该比丁册对订正现行研究中存在的偏差提供了有力证据。

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日本学者田山茂对设旗当初至乾隆年间的苏木户数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关于旗设立当时的户口数，因统计少，无从推断，但遵守一百五十丁的原则，似乎困难很多。”认为“当推测清初旗的户口数目时，以一苏木一百五十户为基础不能求得正确的数目。用这种算法得到的人口数目来讨论蒙古人口问题，或以此为基础进而讨论经济上、军事上的各种问题，应该说很危险。”^[8]但是，上述现行研究情况说明这种研究方法一直影响着学界，人们还是习惯的引用这些数字来说明清初至清末蒙古族人口的实际，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各类经济社会问题。引用各类档案文书重新审视蒙旗历史已变成现实的今天，应对一些现行研究中出现的偏差进行订正，而不是盲目的跟随其后尘。

（二）对清代蒙古族人口问题研究提供确凿数据

综观清代内扎萨克四十九旗和归化城土默特两翼现已挖掘的各类文献记载，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苏木丁数方面，均缺载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的统计数字。如归化城土默特两翼历史上最早的人口统计数字出现于乾隆七年（1742 年）。据山西巡抚喀尔吉善、绥远城将军补熙和归化城都统班达尔什等给朝廷的奏疏文：“土默特两翼额甲五千名，壮丁、幼丁三千八百名，出征年老、残废退甲等并妻子、寡妇、孤子家口，以及喇嘛、沙比纳尔共六万余口。”^[9]第二个较完整的数字出现于光绪十三年（1887 年），据俄国人波兹得涅耶夫的《蒙古及蒙古人》记载，该时期土默特左翼三十个苏木有 1953 户，9268 人；右翼三十个苏木有 2143 户，9308 人。两翼户数共 4096 户，人口 18576 人，与乾隆年间相比减少了 51424 口。第三个较完整的数字出现于光绪三十三年（1906 年），据《土默特旗志》记载，土默特两翼蒙古人共有 3389 户，15600 名口。其中，左翼所统共户 1649，职官至甲兵、男妇幼丁共口 7736；右翼所统共户 1740，职官至甲兵、男妇幼丁共口 7864。^[10]

土默特两翼历代人口统计表

时 间	出 处	户数	人口数
乾隆七年(1729 年)	《清代奏折汇编》		60000 余
光 绪 十 三 年 (1887 年)	《蒙古及蒙古人》	4096	18576
光 绪 三 十 三 年 (1906 年)	《土默特旗志》	3389	15600

上述准格尔旗七份比丁册中也没有道光二十九年的比丁内容，详情如下表格：

准格尔旗历代比丁册

年 代 类 别	乾隆五十六 年（1791）	嘉庆八年 （1803）	嘉庆二十四 年（1819）	道光七年 （1827）	同治十年 （1871）	光绪九年 （1883）	光绪十七 年(1891)
壮丁	6887	7052	6337	6997	3480	3647	3755
箭丁	6223	6319	5895	6259	2983	3053	3178
随丁	664	733	542	738	497	594	577

东部卓索图、哲里木、昭乌达三盟二十六旗历史上较系统的壮丁或人口方面的统计数字极为有限。笔者曾依据喀喇沁扎萨克衙门蒙古文档案中保存下来的“每丁一斗”仓储制，得出乾隆二十九、三十一、三十四、三十六、三十七年东部蒙旗壮丁人数。

卓、哲、昭三盟乾隆年间壮丁人数

年 代 旗 别	二十九年	三十一年	三十四年	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
喀喇沁右旗	6520	无	6339	无	无

喀喇沁中旗	无	无	无	7600	7600
喀喇沁左旗	8764	8764	8764	8764	8764
土默特右旗	无	11454	无	11360	11758
土默特左旗	11812	无	12149	12149	12149
附喀尔喀	301	无	292	无	292
科尔沁左翼中旗	无	5455	5322	5322	无
科尔沁左翼后旗	无	4170	3636	3636	无
科尔沁左翼前旗	无	283	237	237	无
科尔沁右翼中旗	无	10881	无	3152	无
科尔沁右翼前旗	无	无	1518	无	无
科尔沁右翼后旗	无	无	1385	1385	无
扎赉特旗	无	无	1432	1432	无
杜尔伯特旗	无	2175	1978	1978	无
郭尔罗斯前旗	无	2903	1837	1837	无
郭尔罗斯后旗	无	1900	2570	无	无
克什克腾旗	无	1000	1000	1000	无
巴林左旗	无	无	无	无	无
巴林右旗	无	3491	无	3603	无
扎鲁特右旗	无	3988	无	3655	无
扎鲁特左旗	无	3196	3206	3206	无
翁牛特左旗	无	11972	无	无	无
附喀尔喀	无	295	无	无	无
阿鲁科尔沁旗	无	6489	6496	6496	无

喀喇扎萨克衙门蒙古档案中没有发现敖汉、奈曼和翁牛特右旗壮丁人数。但是，另一份翁牛特右旗蒙古档案却提供了康熙年间该旗壮丁人数方面的信息。据其记载，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该旗壮丁人数为 3, 172 名，所收仓谷 317.2 石。四十九年（1710 年），新写入比丁册的壮丁 277 名，该旗壮丁数共 3, 449 丁，所收仓谷为 344.9 石。五十（1711 年）、五十一（1712 年）、五十四（1715）

年，该旗壮丁 3, 449 名，所收仓谷均为 344.9 石。五十五年（1716 年），新写入比丁册的壮丁 10 名，该旗壮丁数增之 3, 459 名，所收仓谷为 345.9 石。^[11]

翁牛特右旗康熙年间壮丁情况表

年代	壮丁数
四十七年（1708 年）	3, 172
四十九年（1710 年）	3, 449
五十年（1711 年）	3, 449
五十一（1712 年）	3, 449
五十四（1715）年	3, 449
五十五年（1716 年）	3, 459

这些是东部蒙旗历史上至今发现的较有代表性的几个壮丁数目。但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每丁一斗”制被“额存谷”制取代以后的情况目前仍无从得知。这样清末新政之前的东部蒙旗壮丁数的考察出现了断代情况。上述归化城土默特、准格尔旗的状况也比较接近东部蒙旗。准格尔旗历史上虽然发掘和利用过较详细的几分比丁册，但是仍缺乏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的比丁内容。这也是在归化城土默特两翼人口统计中同样面对的现实。这些更进一步突出了该比丁册的重要性，不仅对清代蒙古族人口问题研究提供确凿数据，而且能够填补该时期蒙古族人口资料的空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四、结语

《理藩院则例》和《大清会典事例》明确规定“内扎萨克每三年一次比丁，由院请旨行文四十九旗，每旗各给预印空白册档一本，令管旗王、公、台吉以下，章京、十家长以上，均按佐领查核分户比丁，造具丁数印册送院。”^[12]但是，这些蒙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比丁档案比较有限。随着研究的深入，虽然陆续发掘和利用过少数比丁册，但仍不系统，仅限于个别蒙旗。相对而言，该比丁册虽然仅限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但具有涵盖面广，所记内容全面、系统等特点。如此完备的比丁册的出现是内忧外患日益加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反映出清朝对蒙古兵丁的特殊需要。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远离战场的各蒙旗，由于其“随时可以进行军事动员”^[13]的特点，也前后被征调精兵若干，“在于各该盟近口地方驻扎，听候调遣。”⁽⁶¹⁾为了满足出征兵额的需要，日趋衰败的满清政府在藩部地区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全范围的比丁。⁽⁶²⁾这种特定目的而制订的比丁册，不仅为蒙古族人口问题研究提供了准确可行的壮丁数，而且成为解读鸦片战争以来蒙古族经济社会变迁的重要窗口。该比丁册的出现，对于没有系统人口统计的清代蒙古族社会来说可谓是弥足珍贵的史料。

注释

①该比丁册是满蒙合璧档案，本文主要以蒙古文为底本，参照满文译成汉文的。

②布彦温都尔瑚之子，道光十八年袭。

③敏珠尔多尔济之子，道光十四年袭。

④诺尔布林沁之子，道光二十年袭。

- ⑤ 罗布藏佳木参孙，嘉庆十九年袭。
- ⑥ 索特纳木多布齐嗣子，道光五年袭。
- ⑦ 多布沁旺丹弟，道光二十年袭。
- ⑧ 道光十四年袭。
- ⑨ 道光二十七年袭。
- ⑩ 道光九年袭。
- (11) 道光二年袭。
- (12) 布尼雅巴拉之子，道光十六年袭。
- (13) 道光十三年袭。
- (14) 玛哈巴拉之孙，道光二十四年袭扎萨克一等塔布囊。
- (15) 克星额之子，道光二十六年袭。
- (16) 道光十三年袭，咸丰五年赏贝勒銜。
- (17) 道光二十八年袭。
- (18) 道光七年袭。
- (19) 实为扎萨克多罗郡王，嘉庆十八年袭，道光二十八年卒。道光二十九年其子达违多克丹袭。
- (20) 实有扎萨克固山贝子，道光十八年袭。
- (21) 应为扎萨克多罗都棱郡王，嘉庆十一年袭。
- (22) 应为扎萨多罗达尔汉岱青贝勒。
- (23) 道光十一年袭。
- (24) 应为扎萨克多罗贝勒。
- (25) 道光二十四年袭。
- (26) 实为扎萨克多罗贝勒。
- (27) 道光十年袭。
- (28) 实为扎萨克多罗贝勒。
- (29) 第十任扎萨克，道光二十一年袭。
- (30) 实为扎萨克多罗达尔汉贝勒。
- (31) 第十任扎萨克，道光七年袭。
- (32) 第七任扎萨克，道光二年袭。
- (33) 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
- (34) 第十二任扎萨克，道光六年袭。
- (35) 道光十七年袭。

- (36) 第九任扎萨克，道光十四年袭
- (37) 扎萨克额尔德尼贝勒。
- (38) 第八任扎萨克，道光五年袭。
- (39) 第九任扎萨克，嘉庆二十五年袭。
- (40) 第八任扎萨克，道光五年袭。
- (41) 第二任扎萨克，道光十五年袭。
- (42) 第九任扎萨克。
- (43) 第十一任扎萨克，道光二十六年袭。
- (44) 第七任扎萨克，道光二十四年袭。
- (45) 扎萨克固山贝子。
- (46) 第十一任扎萨克，道光二十一年袭。
- (47) 扎萨克固山贝子，第七任扎萨克，道光元年袭。
- (48) 道光十七年袭。
- (49) 实为扎萨克多罗贝勒。
- (50) 第八任扎萨克，道光十八年袭。
- (51) 扎萨克固山贝子，第九任扎萨克，道光九年袭。
- (52) 扎萨克固山贝子，第七任扎萨克，道光八年袭。
- (53) 第五任扎萨克，道光十八年袭。
- (54) 第十任扎萨克，道光七年袭。
- (55) 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九六八《理藩院·封爵》，道光十八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
- (56) 第八任扎萨克，道光二十四年袭。
- (57) 第十三任扎萨克，道光十四年袭，咸丰四年卒。
- (58) 第九任扎萨克，道光十一年袭。
- (59) 第七任扎萨克，道光十六年袭。
- (60) 即 köb ü d 户，是富户佣仆或家人、佣人等。这种 köb ü d 户在印务处无名，是属于王、公、台吉、塔面囊等所属佣仆。
- (61) 《清宣宗实录》卷 373，道光二十二年五月甲子。
- (62) 因为道光二十九年的比丁册，不仅包含着本文所涉及的内扎萨克四十九旗和归化城土默特两翼，而且还记载着喀尔喀四部落盟长、阿拉善和硕亲王、旧土尔扈特扎萨克贝勒、哈密郡王衔贝勒、吐鲁番郡王等各旗比丁人数。由于篇幅所限，其余情况另文专述。

参考文献

- [1] 理藩院满蒙古题本. 题报内扎萨克四十九旗及归化城土默特比丁数目册 [M].

- [2] 乾隆朝内务府抄本. 理藩院则例[A]. 录勋清吏司下·比丁[C]. 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本.
- [3] [日]二木博史著, 呼斯勒译. 蒙古的历史与文化——蒙古学论集[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 62.
- [4] 乾隆朝内务府抄本. 理藩院则例[A]. 录勋清吏司下·比丁[C].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M]. 卷九七八:《理藩院·户丁》.
- [5] 贺扬灵. 察绥蒙民经济解剖[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5; 张植华. 清代至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蒙古族人口概况[J]. 内蒙古大学学报, 1982, (3), (4); 王龙耿, 沈斌华. 蒙古族历史人口初探[J]. 内蒙古大学学报, 1997, (2); 王镇等编. 中国蒙古族人口[M].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7.
- [6] [日]冈洋树著, 晓克译. 清代喀尔喀蒙古的比丁册[J]. 蒙古学信息, 1998, (4), 1999, (1).
- [7] 哈斯巴根著. 鄂尔多斯农牧交错区域研究(1697—1945)——以准格尔旗为中心[M].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7. 119-120.
- [8] [日]田山茂著, 潘世宪译. 清代蒙古社会制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122.
- [9] 中国科学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清代奏折汇编——农业·环境[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69.
- [10] 高慶恩纂, 忒莫勒点校. 土默特旗志[M]. 卷4:《户口》, 内蒙古历史文献丛书之七, 第431页.
- [11] 翁牛特多罗郡王苍津等人呈理藩院文书档[M]. 翁牛特右旗蒙古文档案文书, 全宗号505, 目录号1, 卷宗号26.
- [12]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M]. 卷九七八:《理藩院·户丁》; 钦定理藩部则例[M]. 卷九:《比丁》.
- [13] [日]冈洋树著, 晓克译. 清代喀尔喀蒙古比丁册[J]. 蒙古学信息, 1998, (4).

Bi Ding Booklet and the Population: Focusing on Manchu-Mongolian documents in the Court of Colonial Affairs

ZHU-Sa

(Ph.D. in History, Professor at School of Marxism Study,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of Inner Mongolia,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Hohhot 010051)

Abstract: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Bi Ding booklets remained in the history of Meng Qi during Qing dynasty. Although researchers discovered and cited some files through profound investigations, the Bi Ding booklet is not systematic and limited to individual Meng Qi. The author discovered Bi Ding booklet of Zha Sa Ke forty-ninth Qi and Tu Mo Te Qi in Gui Hua City since Dao Guang twenty-ninth (AC 1849) year, which is perfectly preserved in dual languages of Manchu and Mongolian in the Court of Colonial Affairs. Relatively speaking, the Bi Ding booklet is broadly covered,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ic. It not only provides exact, feasible number of ale-bodied men for the study of Mongolian population during Qing dynasty, but also fills up the margin of Mongolian population in that era, becoming an important window for understanding the economical and social transition of the Mongolians. It provides, both at content and the structure, efficient paradigm for correcting the misunderstanding in the current study.

Keywords: Bi Ding booklet, population, Manchu-Mongolian documents in the Court of Colonial Affairs

收稿日期: 2014-10-12;

基金项目: 内蒙古工业大学社会学学科“清代内蒙古地区社会保障史创新团队”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珠珮(1968-), 女, 蒙古族,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人。内蒙古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教授, 博士, 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清代以来内蒙古民族、社会史方面的研究。